

代的不安騷動，似乎只為豐富《聯副》的生命而來。當然，這樣的癡弦對副刊的灌溉，早就不止於一般的看顧，二十年來，他更像是美麗庭園的經營者，從設計、施工，到驕傲地展示於世人眼前，他投注的不只是心力，而是整個生命。

癡弦在編輯檯上的成就，隨著他的退休而有了定論。可從來沒有人忘記他是一名詩人，也沒有人忘記他為了編輯工作歇筆三十年。他曾說過，青少年文學是朝霞工程，中壯年文學是彩霞工程，老年文學是晚霞工程——為了讓接次而來的星光、月光更加耀眼，他將重拾詩筆譜寫他的文學晚霞。看他為朋友所寫的文評詩序，無一不是散文佳篇，誰能不為他的歇筆暗自心疼？誰能不為他的歸隊感到雀躍呢？

癡弦早年來台時，隨部隊進駐在目前成功大學的光復校區，因此他始終視這裏為他的文學啓蒙地。退休後的他，回到成大受聘為首位駐校作家，看來正是冥冥中早有的安排。想像當初那個穿著草綠軍服、口中喃喃提鍊詩句的清新少年，看看今天這個風度翩翩、瀟灑地在成功湖畔朗誦詩作的儒者雅士，我們相信，癡弦早就註定要做一名「永遠的詩人」。（胡衍南）

## 黃春明： 台灣孩子的大玩偶



光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，到今天都還在心裡惦著黃春明。

《聯副》登出那篇〈把旗子升上去〉的時候，或許我們只是個學生，讀完小說整天想著旗竿上那兩支空酒瓶，只覺體內有股禁不住的躁鬱——要到後來，才曉得那就是利比多(libido)的衝動。畢業出了社會，又從〈看海的日子〉認識了白梅、以及那個〈莎啞娜拉·再見〉裏回礁溪替日本人拉皮條的小職員，這次他讓我們嚥著人道主義的淚水、微微地激起民族主義的憤懣。然後我們先後嫁娶，某個晚上

默契極好的各自攜著兒女觀賞兒童劇的演出，這才發現——原來你在這裏，我在這裏，黃春明帶著劇團的小朋友也在這裏。

終於了解，我們一直隨著他、以及他小說中的人物，一同呼吸、一起成長，並且慨然發現自己終究也緩緩走過中年。

不過，就在邁向生命中第一個甲子的前夕，我們的黃春明終於得到了榮耀的肯定。就在鄉土定義逐漸模糊、城市天際線愈築愈高、連書店都快找不著黃春明作品集的今天，國家文藝基金會把第二屆「文藝獎」頒給了黃春明。評審委員對他獲獎的共識為：「一、作品風格獨特，深具創意。二、作品關懷社會，對當代文壇深具影響。三、作品具累積性成就。」雖然一點都不誇大，可卻與當下的時代氛圍有著尷尬的落差，好在這個現象嘲諷的是文學的衰頹，而非早被廣大讀者肯定的黃春明。

無獨有偶的，就在獲獎之後不久，由大陸「中國作家協會」和中國人民大學合辦的「黃春明作品研討會」，也於十月底在北京熱鬧召開。被大陸定位為「台灣著名作家」的黃春明，不但在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，他的作品也在會上接受兩岸數十位學者、作家的檢視。令人慶幸的不只是台灣作家得到肯定，站在更高的層次上看，大陸學者得以藉由黃春明的小說，重新體會台灣人的心情、領略台灣曾有過的苦痛，這便使黃春明的成就有了超越文學自身的意義。更無私地講，大陸在整個「改革開放」過程所經歷的難題，也因為黃春明的鄉土作品而有參考的依歸，這或許才是最有價值的「台灣經驗」的輸出吧！也難怪，黃春明面對這場研討會的心情是很興奮的。

得獎也好，來自學界的肯定也罷，黃春明的創作仍舊持續著。一九九八年發表的短篇小說〈死去活來〉、〈銀鬚上的春天〉，被論者欣喜地贊許為「重回故園」；十年來累積的童話

著作，一部部都是兒童文學的珍寶。當然，從小好管閒事的他，一直也是社區文化運動的健將。可這一切對他來說，都是樂在其中、悠遊其中的自在工作。

總有人說黃春明像是個孩子王，不過，他不只為小朋友帶來歡樂，對我們這些同他一路走來的大孩子來說，他始終是最好的玩伴。

他是台灣所有孩子的大玩偶。（胡衍南）